

在1929年与施礼华神父的偶遇

辣法耳·庞菲特在1950年加入主业团成为 Associate 成员。多年後，他才知道那位他曾在 1929 年遇见过的年轻神父原来就是圣施礼华，当他提及到一件小事情时，是他，辣法耳清晰无误地记得的事.....

2009年4月13日

辣法耳(Rafeal Poveda Longo)於1950年要求加入主业团成为非中心住宿的独身成员(Associate)。他是最早期要求加入的其中一员。他在西班牙物料委员会任文员。作为一位主业团成员，他献上一生悠长岁月忠诚慷慨地为天主及其他人民服务。他於1992年逝世。

他的童年与主业团的初期历史有点儿扯上关係：当他10岁那年，在1929年5月的某一天，他遇上了一位很年轻、和蔼可亲的司铎。他在辣法耳的班房出现。这所学校位於依施贝尔街(Isabel La Catolica Street)，由大马士使徒会(Damas Apostolicas)主办。

很多年後，已经成为主业团成员的他竟然有一惊人发现，当他观看主业团创办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数千人会面的记录片时，他发觉在1929年他遇上的那一位年轻神父其实就是圣施礼华。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创办人讲

述了一件简单的小事，而辣法耳记得清清楚楚……

* * * * *

1929年5月10日是我的11岁生日，下午较早时份我们前往尼加士奥街(Nicasio Gallego Street)屬於大马士使徒会(Damas Apostolicas)的圣堂。我们会合了其他在马德里大马士使徒会所主办的学校就读的男童，準備办告解，因为我们将会在第二天初领圣体。

那所圣堂仅是一间小堂，地方不很大，有两排长凳，一条中央通道及两条较窄的侧通道。在中堂的右边有些拱门形式的空间，那裏有两座告解亭。第一座告解亭就在现时的位置，在你进入圣堂後的右边。第二座较近圣所，是现时路易斯(Luz Rodriguez Casanova)的坟墓所在之地。是她为我们準備初领圣体。若干年後她在圣德的芬芳中逝世。

我有一位已经初领圣体、也在这圣堂领受了好几次修和圣事的朋友建议我到第二座告解亭的神父那裏办告解，因为他既年轻又和蔼可亲。很可惜，那裏很多男孩已排着长长的队等候办告解。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希望尽快回家与我的朋友开生日茶会，所以我决定往第一位神父那裏，因为只有叁数位孩子在排队呢。

在第一个告解亭的神父是一位老人人、较笨拙、神情安静。告罪後神父花了好一段时间给我忠告，但他的声线很微弱，致使我很难听得到他的话。他一边说话，我则被他长袍上那排长长的像数不尽的纽扣所吸引而分心。我感到好奇，究竟有多少颗纽扣呢？於是开始逐颗数着。当我差不多数完的时候，被他发觉了并质问我正在做什麼。我向他直言。他一定很恼怒，开始责骂我，声大如雷。

在另一个告解亭的同伴为我引起的骚动捧腹大笑。我四周一望，看见那另

一位神父也探头出来看看那些嘈杂声音所为何事。那时我认出他就是那位在班罗斯地区(Colonia de los Pinos)教道理的年轻神父，也曾到过我们的学校解释什麼是告解圣事。

那位较年老的神父生气地着我跪在祭台前为我所作的事向天主道歉。我要留到所有人为我所作的事向天主道歉。我要留到所有人为我所作的事向天主道歉。我要留到所有人为我所作的事向天主道歉。我也回复平静的神情，他走过来微笑地问我忏悔了没有。我当然说有，也很满足可以回家。可惜我是最後一个离开圣堂，很迟才到达我的生日派对。我也因被所有同伴嘲笑而感觉不光彩。这经历成为我童年受辱的回忆，也只埋在心坎裏而没有告诉任何人。

* * * * *

时间飞逝，转眼已过了50多年，在晴朗的某一天我观看主业团创办人於1974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聚会的记录片。在那聚会中他提及早年主业团的使徒工作，为数以千计準備初领

圣体的孩子听告解，然後他讲了以下的故事：

「我常去听孩子们的告解，也尝试带同一些年老的神父一道去，因为当照顾孩童时，年老的人会再次年轻起来。有一次，同行的是一位颇年老，看来令人肃然起敬的神父。他是一位学者，花了一生在著作、听告解及讲道上……可能因为此理由，他长出一个备受敬重的大肚腩。当时听告解的小堂不很大，所以我们坐得很接近。

突然我听到一些嘈杂的声音。回头一望，看见那位圣善慈祥的神父差不多失控地责骂着一位小男孩。我们听完告解後，我问他：「刚才发生了什麼事？」他诉说了整件事情。我这位年老的朋友忘记了他是在听一个小男孩的告解，并开始给他很长及严肃的忠告。他一定说了很久，因为那位男孩——到底只是一位小孩子——已经感觉厌烦，望着神父那可敬的大肚腩，发现长袍上光闪开的纽扣，便开始数

它们：一、二……当那位仁慈的神父察觉此事後，便问他：『小伙子，你在做什麼？』而那男孩回答：『叁十五！我在你袍上数到35颗钮扣！』我那位素来慈祥的朋友便忍不住发起脾气来，因为他没有学习带点儿童真。」

辣法耳继续说：「我听完後十分震惊，描述的情况是那麼清楚，配合得天衣无缝，没可能是敍述着两件不同的事情。我不期然把儿时对那位年轻神父的面容及举动的深刻印象，与在聚会片子看到的主业团创办人联结一起。」

这么多年後，施礼华蒙席还能清楚地记得这小故事的细节，令我相信可能在那事件中他曾为那男孩祈祷。辣法耳的结论是：「我认为也许主业团创办人那次的祈祷与我廿年後加入主业团的圣召有关係呢！」

创办人早年在马德里全地区密集的神职活动使我深受感动。他踏遍马德里

周围边远贫瘠的地区：Tetuan, Dehesa de la Villa, Campo del Moro, Vallecas等，在贫民窟照顾病患者、帮助小孩、到医院安慰在那裏受苦的病人，求他们把苦痛奉献给天主要求他创办的主业团作创会的基础与力量。他所拥有的，正如他自己所述，只是「天主的恩宠、喜乐，并无其他。我既没有德行也没有金钱。而我须要做天主的工作(Opus Dei)。」

他花了无数时间在这方面的使徒工作上，并深信主业团得以发展「全赖那些医院：在马德里的普通科医院，那裏挤满贫病交迫的人，因病牀不敷应用而要躺在走廊上；在国王医院全部都是结核病患者，在那些日子是不治之症……」

* * * * *

摘自 “Antes, más y mayor” by Lázaro Linares, Rialp 出版，马德里，2001, pp.43~49

.....

pdf |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https://opusdei.org/
zhs/article/1929/](https://opusdei.org/zhs/article/1929/) (2026年2月9日)